“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信息化战争应有怎样的优势观

■王荣辉

引言 **优胜劣败是战争的普遍规律。形成和保持军事上的优势，是打赢战争的不二法门。人们在军事实践中形成的对于赢得军事对抗优势的根本看法，是人们在军事斗争准备和战争实践活动中的一种思维取向，它引领着现代军事实践活动的目标方向。能否确立正确的军事优势观，直接影响着人们为求胜而做出的各种理解、认知、判断、抉择等活动。现代军事优势观主要通过军事理论、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等方面综合体现。**

在军事理论上求优

闪电总是在雷鸣之前，理论总是实践之先导。军事理论处于劣势必然导致被动挨打，已成为一条铁律。形成和保持军事理论强势，灵活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战略战术，有利于牢牢把握战争主动权，有利于克服战争的不确定性，从而正确牵引军事斗争准备和作战实践的发展方向。军事理论优势观，实质是对作战理论和建设理论是否来源于军事实践并正确指导军事实践这一现象的根本看法，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一是指导实践有力。军事理论能够成体系化形成，能够拨开层层战争迷雾，透过茫茫黑暗中的内在微光，从逻辑上阐释清楚战争制胜机理的来龙去脉。能够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对军队领导管理和作战指挥实践中遇到的不同层次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作出科学合理解释，并提出解决方案和指导原则，为备战打仗实践指明方向。二是生成机制科学。适应现代战争体系复杂的特点，理论的生成与军事科技融合发展，能够将传统的经验式、定性化、借鉴式的研究方法与科技支撑的模拟化、定量化、实证式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形成“需求研究—提出概念—模拟推演—实兵演练—检验评估—反复迭代—转化应用”的闭环创新模式，确保理论实用管用好用，经得起历史和战争实践考验。三是成果转化及时。先进的军事理论成果能够快速生成，及时进入“滚动更新、活页组装”的作战条令和训练大纲，适时体现在指导部队作战和实战化训练上。军事理论发挥思想引领作用，在长效机制保证下，通过提高其正确性、及时性、科学性，促进依法治军、依法施训等实践活动达到现代化水平。

在组织形态上求优

军队组织形态是军队组织结构和组织活动的表现形式与运行状态，决定着军队能量的大小及其释放形式与效果。形成和保持军队组织形态强势，有利于实现人与武器装备的最佳结合，有利于军队战斗力的快速形成和高效发挥。组织形态优势观，实质是人们对军队组织形态是否科学合理、是否有利于战斗力提升的根本看法，其内涵主要体现在军队组织体制编制、组织行为、法规政策等具体内容上。一是组织体制编制科学。军队整体组织结构科学合理、军队各级职权划分清晰明确、作战部队与非作战部队比例合理、军队官兵比例合理、“奇正”作战力量比例合理。军队的领导管理和作战指挥体制健全完善、相互耦合，兵力编制和作战编组充实、合成、灵活、高效。二是组织行为规范合理。军队各级组织的规章制度、组织结构设计、管理工作流程、成员行为准则和各类技术操作规程等一系列标准规范符合实际、便于执行。作战指挥体系与领导管理体系、各军兵种之间协调机制顺畅高效，能够快速形成联合作战合力。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高、战时管理科学、指挥作业快速准确、综合保障适时适地适量。三是组织法规政策完善。组织法规制度是组织形态的理性存在方式和决定性因素，应健全完善、层次衔接、体系发展，能够及时反映中国特色军事革命特别是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建设成果。官兵对法规制度满意度高、军队法律工作人员比例合理、军事法规教育水平高。

在军事人员上求优

恩格斯指出，“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军事人员是军事实践活动的主体，是最具主观能动性的活的因素，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核心和动力。形成和保持军事人员强势，为强军实践提供智力支撑，有利于为部队战斗力提供不竭动力。军事人员优势观，实质是人们对军事人才在竞争中占得先机和强于对手的根本看法，其内涵主要表现在：一是打仗能力强。战略指挥员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开阔的国际视野、深邃的谋略素养、辩证的战略思维、较强的科技素养和高超的战略筹划能力，战役战术指挥员能够精准分析判断形势、准确理解上级意图、果断定下作战决心、灵活排兵布阵、临机处置突发情况。参谋人员具有扎实而娴熟的业务技能，达到基础知识深厚、相关知识熟悉、专业知识精通，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辅助决策、创新思维等能力。各级战斗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很强的战术素养和熟练的武器装备操作技能。二是队伍建设水平高。“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健全完善，院校教育“孵化箱”、部队训练“磨刀石”、军事职业教育“助推器”的作用功能发挥明显，达成人才培养供给侧紧密对接战场需求侧的良好状态。各级各类军事人员成长路径明晰，方向明确，主观能动性强。干部选拔具有科学性、准确性、公信度，具有一支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队伍，具有一支规模适度的由复合型指挥人才、智能型参谋人才、专家型技术人才、创新型军事理论人才和精英型作战人才组成的高水平专业人才队伍。三是成长环境氛围良好。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科学、完备、高效，既熏陶人也激励人，各类人才具有干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创新才智充分涌流的生动局面，“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氛围和“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性环境。

在武器装备上求优

习主席指出，武器装备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形成和保持武器装备强势，在军事手段上高敌一筹，是在国际战略博弈中的重要砝码，集中反映了军队建设的高水平。武器装备优势观，实质是人们对先进军事技术物化到装备性能的看法，其内涵主要体现在武器装备需求生成机制、体系结构、质量水平等方面。一是需求生成机制科学。具有我军特色的作战需求生成机制科学高效，可以顺畅地转化为论证标准、设计规范、生产标准、管理准则、保障方案，并贯穿于装备全寿命周期，能有力牵引装备建设发展方向。装备发展在需求牵引和技术推动双重驱动下，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前瞻性，能够兼顾质量和效益，正确处理好基于威胁与基于能力的关系，从而满足不同方向、不同战场、不同地域的作战需要。二是装备体系结构优化。装备顶层设计科学，发展规划体系科学完备。以对作战体系的贡献率为标准，各军兵种装备发展协调，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水平高。装备体系没有空白和短板弱项，基于网络信息体系、智能化、无人化的特征明显。三是武器装备质量过硬。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胜算的理念深入人心。“民参军”和“军转民”机制顺畅，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试验鉴定体系完善，装备实战适用性高。装备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测试性、安全性等质量特性优异，能满足打胜仗的要求。不论是比拼单个平台性能，还是比较装备体系能力，均能胜敌在先。

在辩证思维上求优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一个以军事理论为先导、以军队组织形态为保证、以军事人员为核心、以武器装备为基础构成的复杂系统工程。军事理论、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作为军事综合实力的“局部”，表现为军事力量及其运用的部分化，各“局部”强势的体现最终作为综合实力强势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价值和发挥作用。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各个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还要善于从体系贡献率的角度审视各个要素的强势，善于把静态强势和动态强势综合来看，把物质因素强势和精神因素强势综合来看，把战争潜力强势和现实战力强势综合来看。通过持续加强军事体系整体建设，达成不仅“指头硬”，而且“拳头硬”的效果，力争实现军事全局上的强势，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我们也必须看清强势和弱势的转化关系，从而自觉在研究和指导现代战争实践中加以运用。强胜弱败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力量弱者在战争指导上可以主动地利用这一规律，结合实际，创造出战争奇迹。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可以把敌方整体优势转变为多个局部的劣势，再通过一个个的局部的以强击弱，积小胜为大胜，量变引起质变，最终赢得战略全局上的胜利，这也体现了对强弱矛盾转化的正确把握和高超运用。实践证明，战争规律是可以利用的，气势汹汹的庞然大物不是无懈可击、不可战胜的。只要敢于亮剑，敢于胜利，实现以能击不能，也能赢得战争胜利。

(延伸阅读：本版8月20日《信息化战争应有怎样的力量观》)

群策集

打好跨域非对称作战

■汪洪友

从战争史可以看出，军事力量的触角延伸到哪里，哪里就成为人类新的战场。随着科技发展，对同一空间内的作战目标实施攻击，有了越来越多的替代手段。“穿越”作战空间的边界实施跨域作战，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常态。跨域非对称作战相对于同域非对称作战而言，主要指打破作战领域或交战空间的局限，以不对等武器装备或主导性方法手段击敌要害的作战。跨域非对称作战，不仅有望避开自己的弱势领域，实现以优胜劣，还可以通过率先获得一域的作战效果，为其他域的行动“开辟通路”。

跨域非对称作战的机理是势差制胜。传统的同域对称作战追求以大搏小、以快击慢、以强制弱，注重力量对比上的积累优势形成“量差”，以求得“泰山压顶”之势；而跨域非对称作战则充分利用交战空间的不对等性，注重以对抗机制上的相生相克形成“势差”，以求得“四两拨千斤”之巧。回顾战场空间控制权迭代演进的历史不难发现，随着有形空间向极高、极深、极远拓展，无形空间向网络、电磁、认知领域延伸，后出现的作战空间总是对之前的作战空间具有天然的控制优势，这也是当前制信息权处于战场综合控制权核心地位的根本原因。不同空间的作战效费比具有明显差异性。假如单域对抗的作战效费比为1，那么跨域的非对称作战效费比可能为4，“多域对一域”的非对称作战效费比更可能为10。这就要求指挥员不仅善于从全域对抗中找到己方主导性空间，还要善于跨域编组力量，跨域实施行动。战略空袭的“以空制地”，地基反卫武器的“以地制天”，未来空天兵器可能实施的垂直贯顶式“以天制地”，网络攻击的“以虚击实”，都可视为典型的跨域非对称作战。

跨域非对称作战的前提是体系支撑。信息化联合作战在全域多维空间进行，无论是陆海空天还是网电心理，没有哪一个战场空间能置身事外。实施跨域非对称作战，具有“一域用、多域动”“多域用、全域动”的突出特点，必须充分发挥网络信息体系的渗透和融合作用，实现力量跨域编组、行动跨域联合，通过作战体系构建的确定性，支撑跨域攻击手段对敌制造不确定性。一方面，要将己方作战体系建精建强，在弥补体系的短板和弱项，使体系成为“铁板一块”的同时，还要打造跨域破敌的长板，确立“敌无我有、敌有我优”的思路，大力发展管用实在的非对称手段，在关键时刻快速准确聚焦于敌体系弱点释放能量。另一方面，使跨域攻击的链条形成完整的闭环，无论是侦察情报链、指挥控制链、信火打击链还是作战保障链、效果评估链，都能在态势互享、信息互传、效果互用的前提下稳定高效地正常运转，防止因“看不到”导致“打不了”，因“评不准”导致“毁不掉”。

跨域非对称作战的目标是高效费比。效费比在经济领域指投资回报率，即投入费用和产出效益的比值。运用于军事领域，则是代价、效益和风险三者权衡的结果。跨域非对称作战，看似体现了力量联合向空间融合的发展变化，实则彰显了对作战效能的最终追求。对同一空间作战目标实施打击的手段多样性，造成了不同打击方案的可比拟性，增加了跨域攻击的突然性，所以，能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小代价达成最佳作战效果的作战方式，往往是跨域作战而不是同域对抗。从这个道理可以看出，跨域非对称作战不仅可能是弱势一方以弱胜强的“法宝”，以强击弱也同样适用。这便是负向非对称作战和正向非对称作战。

跨域非对称作战的重心在战役层级。“域”是一个多义字，既可以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舆论、宗教等领域，也可以指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社会域，还可以指陆海空天网电等作战空间。广义的跨域非对称作战，侧重于打击敌战争体系的弱势领域，如通过经济施压，逐步拖垮对方，为伺机实施军事打击创造条件，或以外交斡旋、经济封锁、军事威慑多管齐下、综合施策，直接达成让对手屈服的目的。这与当前流行的“混合战争”理论是一致的。而狭义的跨域非对称作战则聚焦于战役层级，侧重于打击敌作战体系的薄弱环节，其实质是作战行动从信息域发起，通过物理域、认知域的持续作战，达成使对手在社会域最终屈服的目的。可见，战役层级的跨域非对称作战更具灵活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

因机者胜

■张自廉

挑灯看剑

兵法云：“善将者，必因机而立胜。”所谓“机”，即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作战时机。战争实践告诉我们：战机把握得好，就能赢得战场主动，稳操胜券；战机把握得不好，就会陷入被动，丧失赢得胜利的机会。战机虽然不是战斗力，却是战斗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倍增器。

利用战机：利用敌之空隙、弱点及其所犯的错误，乘虚而入，出其不意地给予打击。对我最为有利的敌之“隙”、“虚”，往往是敌无防之时或不备之机，对其果断出招，攻其不备，击其要害，可以小利获大利。1935年4月，红一方面军南渡乌江，红军九军团奉命担任掩护。任务完成后，黔军七个团尾追不舍。当时黔军的兵力、装备虽优于红军，但这支黔军从军官到士兵几乎人人都离不开鸦片烟。九军团乘敌烟瘾发作之机，突然杀了个“回马枪”，一举将尾追之敌歼灭。

持重待机：战机尚未出现时，不动声色、不露痕迹，冷静观察，以待有利战机的出现。避敌锐气，待机破敌，后发制人等，都属于待机、寻机的范畴。静观事物的发展，不动声色，必要时先让一步，寻找对手的破绽和弱点，然后再出其不意地给予还击，是伺机的重要环节。纵观战史，不管是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都是在面对强敌，原本无从下手，甚至不易下手的情况下，伺机歼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像青化砭伏击战、羊马河伏击战、蟠龙战役等寻机歼敌的典范，不胜枚举。

创造战机：应用各种手段，通过示形造势，让敌人暴露出弱点，从而达成有利于己的态势或造成为自己所利用的有利时机。如诱敌深入、声东击西、虚于周旋、釜底抽薪等，都是创造战机的方法。长征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大范围的迂回，忽南忽北，声东击西，搞得敌军晕头转向，疲于奔命，使3万余人的红军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实践表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创造战机，变不利为有利，从被动中争取主动，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

把握战机：选择和捕捉有利的作战时机，适时有力地打击敌人。主要包括战机的选择、捕捉和有效适时的把握，关键在于掌握“火候”，不早不迟，既不能轻率地去“击”，又不能消极地“等”。只有善于审时度势，紧紧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出击，才能收到最佳效果。有效利用战机，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可以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变劣势为优势；可以使战斗力成倍地增加。未来战争中，指挥员必须善于发现、果断捕捉、科学利用和主动创造战机，牢牢掌握作战主动权。

孟良崮战役：“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车军辉 王东南 王珂珂

研史析理

战役简况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在对解放区全面进攻被打破后，被迫改为集中兵力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企图以钳形攻势聚歼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于华北冀晋地区。在山东战场，国民党军集重兵45万余，由顾祝同坐阵徐州指挥，分别由汤恩伯、王敬久、欧震组成3大机动兵团采取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所谓“硬核桃加烂葡萄”战术，成纵深梯次配置，做弧形一线式推进，进犯我山东解放区。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采取“耍龙灯”的战法，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去调动、分散敌军，以创造各个歼敌的战机，最终在孟良崮地区歼灭敌王牌部队整编第74师，并沉痛打击了敌人的增援部队，粉碎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战略企图，扭转了华东地区的战局。

讲评析理 孟良崮战役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期间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重大战役，开创了在敌重兵密集并进的态势下，从敌阵线中央割歼其进攻主力的范例，被陈毅誉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积极创造并敏锐捕捉战机。创造和捕捉战机，实质是形成和选择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条件和机会。粟裕曾指出创造战机最主要的“就是制造敌人的混乱，制造敌人的疑虑和错觉，制造敌人的缺点、弱点、使敌人犯错误”。孟良崮战役发起前，国民党军实行以集中对集中，重兵密阵，齐头并进，妄图进一步加强兵力密度、成纵深梯次部署，作弧形一线推进，使我军对其无法分割和各个击破。华东野战军首长曾五次定下歼敌决心，都未能达到歼敌目的。根据中央军委“忍耐待机”的指示，华东野战军以极大的耐心、示弱的行动，用高度机动的方法同敌人“耍龙灯”，使敌军往返行军里程达1000公里以上。同时放开正面，纵敌前进。这一招果然吸引、调动、疲惫、迷惑了敌人，造成了敌人判断失误，将齐头并进转变为贸然轻进。我军则抓住敌整编第74师态势稍为突出的有利战机，把第74师从敌人的重兵集群之中剜了出来，以迅雷之势，将其一举歼灭。未来作战，指挥员必须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战场环境中，全面而又审慎地观察战场形势的细微变化，寻找敌人可能被我利用的弱点，能动地创造有利战机并准确果断把握住。

着眼力量强弱转化择歼强敌。以奇制胜一直是古今中外军事家在作战中不懈追求的目标。孟良崮战役中，华东野战军首长打破常规，攻其不备，收获奇效。事实上，我军之所以敢承担一定风险，寻歼第74师，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指挥员从战场实际出发，正确分析评估敌我强弱对比基础上的。华东野战军首长认为，第74师虽是敌人精锐之师，但由于其态势突出，两翼出现空隙，利于我军分割围歼；敌人所处地形不利，山地地形对其机动性及重型武器威力发挥有较大限制；第74师指挥官张灵甫一向骄横跋扈，与左右邻军互有矛盾，难以得到有力的支援；敌人对我军情况不明，难以做出正确判断和反应。同时，我军已在第74师周边隐蔽集结了9个纵队，在局部对敌形成5∶1的绝对优势。据此，陈毅和粟裕毅然选择歼灭敌人“王牌”之师。现代作战条件下，指挥员要辩证看待敌我双方的强和弱，善于发现敌人特别是强敌的致命弱点，力求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和空间，运用敌人意想不到的力量、方式和手段打击敌人。

根据战场实际灵活运用兵力和战法。灵活运用兵力和战法是夺取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手段和客观要求。在孟良崮战役中，华东野战军首长依据战场实际，选择和运用最有利于实现作战目的的兵力配置和战法。在作战目标选择上，改变以往我军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惯例，出敌不意地把国民党军精锐整编第74师作为歼灭对象；在作战方向上，改变先打孤立或侧翼之敌的惯常做法，大胆以“中央突破”对“中央突破”，攻击方向直指敌人战线中央；在作战地域上，采取多种手段将第74师逼上孟良崮山区，利于我合围。这次战役，华东野战军采取“正面反击，分割两翼，断敌退路”的战法，粉碎了敌人妄想利用第74师拖住我军，对我进行反包围，内外夹击我军的企图。正是采取了这些符合战场实际的战法，使得我军在战役中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未来作战，战场环境越发透明，指挥员更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时、因地、因敌创造性地活用战法，谋求以“非对称优势”夺取战场主动权。

激发起同仇敌忾的战斗意志和精神。“凡战，以力久，以气胜。”气多者胜，是指在战争中拥有顽强战斗意志和不屈战斗精神的一方，能够在战场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变不能为可能，从而取得胜利。在整个孟良崮战役过程中，作为华东野战军首长的陈毅、粟裕坚定的决心和意志，对整个战局的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各部队迅速传达华东野战军首长的决心，指战员们士气高涨，立下“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的誓言。战役进入到分秒必争的阶段，我军一度看似将陷入敌反包围中，更是险象环生。为防止被敌人包了饺子，华东野战军首长当即命令各阻援部队，坚决阻住强大的援敌，主攻部队加速猛攻，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把孟良崮拿下。而此时，国民党军队虽然声势浩大，看似兵强马壮，但实际上各部之间相互猜忌，“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同床异梦”。未来作战，指挥员要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在练兵备战中的服务保证作用，加强光荣传统教育和战斗精神培育，锻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胆魄，强化官兵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